

名人随笔

曼菱 闲话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曼菱闲话

张曼

I267
442



* T 0 3 3 3 9 1 *

曼菱闲话

张曼菱●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ABY79/02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瞿洪斌

封面设计:王玉辉

曼 菱 闲 话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3 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22-02038-1/I·562 定价: 10.80 元

幽室闻香有三伴

——在海南的闺室中(1993年夏)



总是听见水手说『不要怕』

——与两侄在海南海滨(1993年春)





我喜欢“讲勇气”
的童话

——漫步迪斯尼
乐园（1987年冬）

竞选者——在洛杉
矶街头和美国总统候选
人在一起（1987年冬）



天地大舞台——在「天涯丽人」拍
摄现场说戏（1990年夏）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聚首

——春到春城探父母

(1994年春)



鸥瞰故园思再飞

——昆明翠湖与海鸥同乐(2005年春)



从此萌生当制片人的念头

——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现场(2001年冬)



自 序

说起来，我的书从来就没有过“序”。大学毕业时出第一本集子，因为厌恶那种“用大人物包装自己”，我就“赤条条”地“横空出世”，开门见山就是“书”，采用无“序”法。

抱着这种“独善其身”，或者是“独坏其身”的宗旨，多年来我如幽幽独步，漫漫孤舟，随心所欲。不为骄子，自然忘却期待。若有若无，若写若停地活到四十过。看过了几场热闹，并不心痒痒。想写不想写，毕竟是太“自己”的事。“自己”到几乎和爱情一样，别人勉强不了，勉强了也不好的。

要是耐心的读者等着瞧我，我够幸运。要是被人们遗忘，那也不见得靠些声势就可以抓住人心的。何必以“势”惊人？铺天盖地的东西，以往也见过，到头来，还不是一扫而光？文学这东西，宜当做闲事做。如果采用军事手段，像打战，虽能喧赫一时，越到后来，终不及那淡淡的，如烟如云不散。

现在自己写序。“序”者，不过是讲讲下面这些文字的来龙去脉。

起始是为台湾省的李敖。

有老同学向我夸说，李敖文章如何好，并托我“帮买齐他的集子”。我看了看，李敖先生是爱讲些“大众话题”，文风较大陆的近实活泛，颇见个性。但论他的生活圈子和眼孔所见，毕竟未脱“小島文化”之格，此为他的舞台所限，不好与大陆的丰富的底蕴相比。

如此，我便有些“不服”。想我平时爱发的那些狂言乱语，也很有味道呢。就这些话？我们有的是，只是浪打潮空地就过了，没注意拾起来。光忙着去写那些“严肃文学”去了。反而让读者把大陆的文人当“古人”，隔着海峡去渴望生动之文。于是就想到，何不将自己的大白话写下来，日后也好与台湾省的乡亲们作个交流呢？这样，也算是通过别人的路，认识了自己的价值。

感谢李敖先生，他启发了我。没准儿发现自己还是个随笔大家呢！

先是应约在《女友》发了两篇，很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有大学生过海来寻我谈天。坐飞机，则空姐看见机票上的名字，也来围我说话。而问起我的一些同仁们，却答曰：“不看那些杂志。”想想很正常。我那些同仁们，平时就不喜欢像我一样信口开河。他们从事严谨的雅文学。并无褒贬之意。

文如其人，各人个性使然。自古如此。亡国之君李后主作的是绝妙好词。江湖浪子柳永作的，照样是流香千古的好词。当今也一样，《读书》是知识界公认的一流读物，《女友》也是波及万里，青春作伴的一流通俗杂志呢。

我是南蛮子，又是文化人。作人，是野性难移的了。

但作文，有时又难免带点作茧自缚的“学院味”，早就感觉有些不谐。如此，写些接近本性的随笔，也是一种人性和文性的调和吧。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凡有意思的话就是文学”。

说是“闲话”，实际上大部份都是在最不闲的时候写的。看来“闲话”这种文字，要在人干着俗事情的时候写。那种境界，是最合宜写也是最合宜读的。现今读杂志和读小报的，哪一个不是忙里偷闲的世俗人？专业作家和理论家，一般是不理会这些文字的。我写了这么多的“闲话”，我敢说那些有“档次”的同行们多数没看过。我也像他们一样，专程地写长篇，写剧本的时候，脑子就像去做长途旅游，忙在其中，其他也会顾不上来的。

不过在我看来，作家总要走“大雅大俗，大俗大雅”这样的风景。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世俗之情，那好像是摒弃了人生本身一样，人就工具化了。而文学，恐怕更是要忙忙碌碌，磕磕绊绊，才能“江郎才不尽”。

满腹忧困何以解，聊天吧！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日于海口玉沙村炙热中

目 录

自序	(1)
女人与女人 相煎何太急	(1)
“不理解”也“万岁”	(9)
为美丽的时候着想	(14)
让正常人“正常”	(17)
人人都有 一点恶	(22)
优秀女人的弱智问题	(29)
别以一名遮百丑	(33)
戏说“情爱三界”	(39)
现在不一定要那样活	(43)
旅游与人生	(50)
得天独厚的放逐	(55)
让我少操 一份心	(66)
何必“抢梦”	(69)
天使的愤怒	(75)
摩登写作	(81)
不要扔掉你的篮子	(86)
道是“有情”却“无情”	(89)
狭路相逢勇者胜	(94)

收回失约豁免权	(98)
文化的痛苦	(101)
《涛声入梦》出海南	(108)
真人韦君官	(111)
月是故乡明	(119)
母亲山	(123)
美丽的老女人	(128)
我在海南“瞎整”	(136)
招魂曲	(161)
我们抓住的也许仅仅是瞬息风华	(165)
乱弹琴有何愧哉	(167)
世代书香何忍断	(172)
老百姓不好当	(181)
母亲的阳台	(185)
我们现在要“认”哪个“真”?	(189)
知青之魂 傲然青史	(198)
华年如水当自惜	(210)

女人与女人 相煎何太急？

从前，在我很长的一段记忆里，女人不爱女人，女人不欣赏女人，女人不支持女人。

穿条新裙子，男人们投以欣赏的眼光，似感谢你为他悦目。女人们却大半挑剔。平常的言行举止，男人们认为似乎“还可”的事，女人们却不让你过关。

新年晚会，登台独唱。我一下起音过高，露了破绽。那天晚上，许多女同学可真活跃开心，晚会一下子就有了节日气氛。一位男同学幽默地对我笑。可谓“知音”。

女人与女人莫名的恨，女人与女人的不相容，我是领教够了。看到你，她就会想到“我”，就要“比”。不在一个平面上也要“比”，风马牛不相及她也要恼。你好了，她心里就愤愤然。

我对女人实在是没信心。我相信我一生中要防的是同性。

不料，在我大学时代，北京大学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民主竞选运动。在1979年秋季，为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我做了第一个“女竞选者”。真的成了众矢之的。

一开始，支持我的，是那些具有侠义气概的男同学。他们本来就把女性当作“弱小民族”，需要扶持。我的演

讲会场场爆满。许多到会的女同学都有男朋友陪伴，于是很得了“轰动”的声势。当场就有几位才识超群的女同学上台来指点我。有几位巾帼一直辅佐我经历种种磨难。

记得当年，我好像是平生第一次逮着了说话的机会，信口开河，恨不得把一辈子的话都讲出来。直到今日，我仍认为，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贡献和唯一的优势。

我举办了“女性恳谈会”，讲过的话题有：“东方美”、“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女性的自我压抑”、“男性铁幕”、“没有现代化的女性，就没有现代化的民族和社会”等等。总之，是一些感觉强烈但一时又理不出章法的朦胧思维。这也是那个启蒙时代的特征吧。在真理的光明来临之际，总是先冒些不规则火花的。

我的言论，今天都不算什么奇谈。可在当时，仅这种直率的不加掩饰的态度，就刺激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规范的表达方式。许多人不管你讲的有没有道理，首先他的感觉就是“讲的太难听了”。

其实，太长的时期，我们都错误地把“回避现实”当作一种“文明”，把学会跟自己绕弯子当作“有教养”。这和当今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的发展是相逆的。这也是一种自我压抑，是一个民族的自我压抑。

我很恼火这种无处不在的隔膜和约束。蛮聪明的一个民族，一个人，眼看就让这种畸型的文明给治住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文明的误会。于是误会导致着误会。我便常常用一种故意偏颇的态度来对抗。我想很多“古怪”就是这样来的。前人郑板桥不就是这样吗？只是他们“怪”过了，

已成为历史。而人们总是善于理解历史同时又是善于复制历史的。所以我们的民族总是总结不出自己真正的经验教训！

中国人见不得中国人出头，而女人更见不得女人出头。但是，一个女人穿短裙，十个女人就可以穿长裙。一个女人顶通了天，众多女人就可以伸腰直脖。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局限，靠我们女性自己来打破它。女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怪不得人家要看不起女人了。

所以，女人要支持女人出头。譬如说我吧，并不是女性的佼佼者，可是我跳出来了。如果你们大家都骂我，那以后谁还敢跳啊？如果你们看着我我不行，要么帮我，要么自己也跳出来和我竞争，千万别打击我，打击我就是打击你自己啊！

这话，本来都是“五四”时代的旧货色了。无奈今天我们还是要愧对先烈。

我的讲演会，实行“女士优先入场”，也算是“提高女性自我意识”吧。男士们就挤在门口，更为壮观。女同学们傲然对男友说：“你们去干什么？”男士戏言：“谨防你们对我们暴动啊！”

在我个人与女同胞们的感情和关系上，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我从小就喜欢与男孩子为伍，实在是被挑剔得怕了。女孩们的善良温柔都是奉献给男孩子的，互相间却少用。

然而这次我感受到了什么啊！很多女同学为我和她们

的男友，和整个世界，发生了辩论。就在我当时的男友因不理解而离开我的时候，众多的女友来到我的身旁，一位嘲笑过我、孤立过我的女同学，为病中的我做面条，抚慰我。

离开学校已经十年了。这期间，中国的女性越来越优秀起来。社会变得宽容多了。我的良师益友日渐增多，我变得缠绵起来。走遍天涯，女友们处处皆是，温情似海。

1987年在洛杉矶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电影新片展》。活动期间，香港“亚视”郑佩佩女士要求对我进行专访。

郑女士是上海人。她经历了“文革”后移居香港。由于在大陆练就的一身功夫，她成为武打明星。后嫁与企业家的先生，住到美国，做“亚视”的节日主持人。

她告诉我，这个节目是专给妇女看的。美国有很多华人妇女终日做家务，没有时间和机会了解外面。所以，她们十分珍惜这个节目。开车出去买菜，也要急急赶回来看电视。

我为之所动。我告诉郑女士，这个节目我不取分文酬金，只要些书带回大陆。

郑女士用一个整天的时间陪我开车游逛。我们携手漫步在一家全美最大的色拉油公司的花园，一路絮语。她平常也是要做早点，亲自开车送女儿上学的。我觉得，她这样做，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贴近她的听众，为了给自己一个十足的“女性形象”。这也是一种敬业的精神。同时又和“做人”结合得很好。怪不得郑女士做得很开心。她说，我们同游，可以使彼此更轻松，有利于晚上做节目。她真

是非常地用心。

当晚，果然十分郑重。郑女士的先生也来了。俏丽的郑女士装扮得更加俏丽了。我还是一袭红毛衣。我们中间放了一瓶花。灯一亮，就开始了。郑女士用迷人的笑做过开场白。戏剧性的场面突然出现了，白日那种姐妹般的语调陡然消失了：

“大家知道，我很幸福。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有一个丈夫和四个孩子。张女士呢？是一位大陆说的‘大龄青年’。至今，还在寻找她的幸福。大家知道，由于‘文革’造成的原因，大陆有很多张女士这样的女青年。张女士由于下乡当‘知青’耽误了青春，现在她已经（回头问我：几岁了？）……”

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陪衬。郑女士为了使自己和自己的听众们得到生活的满足感，已经安排了我的角色位置。不！是我和我的大陆姐妹们的可怜的角色。她绝口不提我这次访美的光荣的使命，再不重复白日对我的作品《青春祭》的由衷赞美和钦佩，仿佛我是一个流落异国他乡的女光棍，让那些终生囚禁在家笼里的妇女们认为：“世界上还有比她们更可怜的女人！”

她在捏造！一道闪电打过了我的脑际。我也是有“后手”的。来时一位男同胞，访美学者，也是一位电影界的权威人士，就叮嘱过我：国外采访，都是直播。你应该争取主动把自己的观点讲完。主持人是不会照顾你的形象是否完美的。她往往把采访对象当成“小菜”奉送给听众。而她自己总是要占据最有利的位置的。因为这是她的“饭

碗”。一旦听众“泛胃”，她就得“开路”。

这位男同胞和一些朋友们也来了，正关注着现场。

我猝不及防地截住了她：

“郑女士的话真叫我吃惊！没想到美国的华人妇女这样落后。我们大陆，女人的幸福早已不等于四加一了！比如我这次访美，是带着我的作品……”

透过眼角余光，我看见男同胞们会心的笑。

“我们大陆的女性认为：提高自己的价值，就能提高自己幸福的价值。我没有结婚，是因为我要上大学。因为我认为成为一个作家，从事我所热爱的职业，只会使我的幸福和家庭质量更高。我到了富裕的美国，时常感到中国人陆很落后。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不自卑。这就是我们大陆没有那么多年轻的家庭妇女和半家庭妇女。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那么一点社会价值，社会地位……”

下面的话，就滔滔不绝地一泻千里了。郑女士只有在旁狼狈解释的份。她总是想插进来。说：“不，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对不起！我连这份都不给她。毫不客气地，我占领了整个十五分钟的直播时间。等到镜头的光一灭，郑女士黯然与我作别。我并不可惜。这样的女友，我不想拥有。我可以当“小菜”，可我大陆女性的形象，不能当“小菜”！

这事以后，不仅我对“女人”的信任有了识别感，就是对所谓“炎黄子孙”也带上了“识别码”。利害场上有更高的准则！

话题变得冗长。不择手段的人，男女都有。及到了海